



第二十七夫人

(美) 欧文·华莱士 著
王金铃 王基闯 译

青海人民出版社

第二十七夫人

著
译

(美)欧文·华莱士
(中)王金铃
(中)王基闯

青海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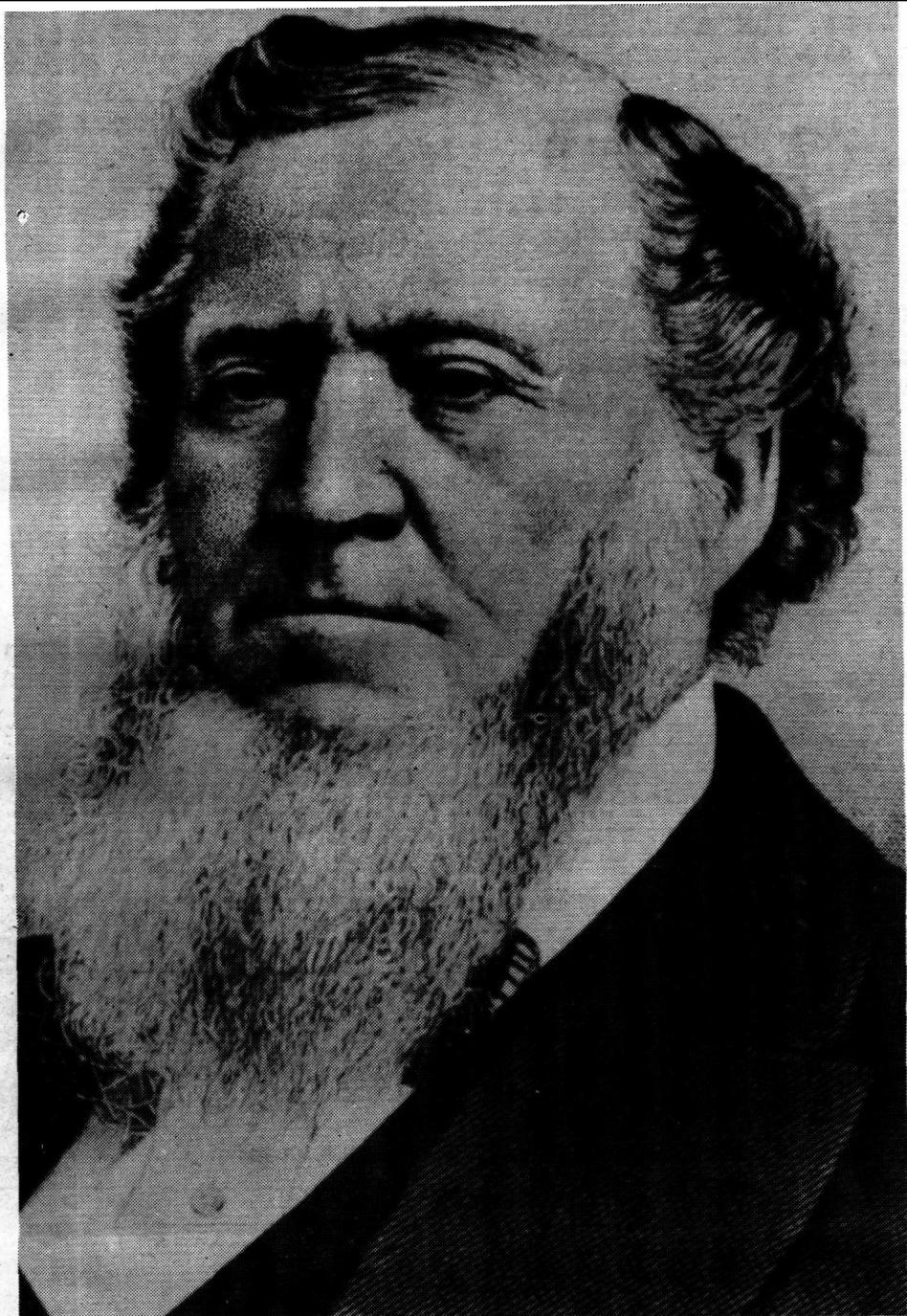
第二十七夫人：安·伊丽莎·扬一八六九年她与布里格姆·扬结婚的那一年。

世界畅销书

第二十七夫人

内 容 提 要

安·伊丽莎是一个美丽得惊人的姑娘，家族信奉的摩门教，使纯洁如水的她嫁给了脾气糟糕透顶且放浪形骸的詹姆斯·里奇·迪。第一次婚姻很快在 1865 年就土崩瓦解了，留给她的遗产是两个天真的儿子，一颗破碎的女儿心。少妇挡不住的魅力使无数英俊男士为她竟折腰，但她却沉溺于一种守身如玉女的单身生活。摩门教第二任教主布里格姆·扬虽已 68 岁高龄了，可他仍对安·伊丽莎的美色垂涎不已。他挖空心思用尽手段终于使安·伊丽莎成为他的第二十七夫人。虔诚又天真的安·伊丽莎马上发现：妻妾成群的教主后宫生活是多么的丑陋，多么的邪恶：妻子们的争风，老丈夫的软弱，财产的争夺，教义的虚伪，教规的冷酷……于是，红颜大怒，安·伊丽莎不再是沉默的羔羊，她冒着生命危险，向丑陋的邪恶的一夫多妻制宣战：从 1873 年开始，安·伊丽莎在美国政界、司法界、新闻界朋友的鼎力相助下，用她丰厚有力的著作，用她慷慨激昂的演说，更用她血淋淋的婚姻经历，干净彻底地摧毁了美国摩门教一夫多妻制的丑恶大厦。文明的科学的一夫一妻制在美国盐湖城地区终于如日中天了。



教主布里格姆·扬摄于第二十七次婚姻时期时年六十八岁。

目 录

一、漂泊少女	(1)
二、教主情怨	(20)
三、五妻迷彩	(59)
四、原配惊梦.....	(108)
五、怒海红颜.....	(156)
六、后宫造反.....	(209)
七、奸妇逞狂.....	(253)
八、丹尼二妇.....	(304)
九、荒蛮遗风	(318)

一 漂泊少女

“你以为他们会从这儿把我
拐走吗？”

——安·伊丽莎白·扬

这是一段稀奇古怪的历史：1873年，美国总统尤利塞斯·S·格兰特开始了他的第二任期；财政恐慌让五千个商家破产；黄热病夺去了南方十分之一人的生命；“大老板”威廉·特威德因诈骗而被判刑，缆车被引进旧金山人的生活中。还是这年，广大美国人民给搞得神魂颠倒、焦虑不安，要不就沉溺于后宫生活的话题。至于这种奇妙的津津乐道现象，有两位年轻女人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位是生在威尔士后于暹罗后宫生活了五年的女人；另一位则是在伊利诺斯出生到一家美国后宫度过四年光景的女子。

这位英国后宫生活权威人士叫安娜·H·利奥诺温斯夫人。1873年，她那本奇书《后宫罗曼史》由波士顿詹姆斯·R·奥斯古德公司出版。早在三年前，利奥诺温斯夫人就因她的第一本书《暹罗宫廷里的英语教师》而小有名气。它的故事在下个世纪会以《安娜与暹罗国王》和《我与国王》更为人们所熟知。这位二十七岁的利奥诺温斯夫人，在其丈夫死于印度之后，便接受了作泰国（暹罗）国王蒙古特的六十七个孩子的家庭教师。利奥诺温斯夫人在她的第一部书里讲述了她生活在一名仁慈君主的野蛮宫廷里的奇遇。目前，在她的朋友亨利·华兹华斯·朗费罗和哈丽雅特·比彻·斯托的鼓励下，她着手她的第二部书，以揭示九千名妻妾

成群的暹罗国王后宫的细稍末节，并探讨已是他一大帮孩子们的母亲的三十位妻子和女仆的奇怪现象。

“一夫多妻——或准确讲纳妾——和奴隶制是这个国家的祸根，”利奥诺温夫人于1873年这样写道，接着又说：“纳妾的数目仅由男人限定。由于国王为财富及权势的源泉，因此，下属的君王、王子和贵族以及所有的想寻求皇家宠爱的人都竞相将其最美的有造诣的女儿带到皇宫里……女人是男人的奴隶。”

这种在维多利亚时代对暹罗一夫多妻的曝光，尽管没有当时朱尔斯·维恩的《环球八十日》那样广泛地为人传阅，却引起了其美国读者群的热烈讨论。因为这些读者知道，几乎所有美国人都知晓：在他们跟前，一辆短列以排山倒海之势驶离犹他准州；一队数目庞大的日益增长的美国同胞移民中，百分之十以上的人公然实践一种类似的一夫多妻；而且这拨移民的首领弗蒙特出生的家伙拥有二十七位夫人，五十六个孩子。节欲倡导人弗朗西丝·E·威拉德在芝加哥写道：“现代的伊斯兰教在盐湖拥有其朝圣地。”

早在二十一年前，近代圣教徒教堂主布里格姆·扬就公然宣布多婚姻或一夫多妻的圣条为天启。在随后的二十年里，美国一夫多妻的实践便成了全国乃至国际上争论激烈愤怒的话题。早在1856年，共和党的第一位总统候选人约翰·查尔斯·弗里蒙特在其演讲里就曾猛烈抨击过：“野蛮状态的孳生遗风——一夫多妻和奴隶制。”到了1873年，奴隶制在血统纷争的范围里已被根除，然而，另一种野蛮状态的遗风却存活下来并盛行于世。

犹他准州的十万名摩门教徒，惨遭野蛮迫害的长者满怀激情地捍卫上帝赐与的一夫多妻。他们说，是上帝指使他们这样做的。“争论是与上帝，不是我们，”曾经是摩门教创始人约瑟夫·史密斯的妻子伊丽莎·罗克西·斯诺如是说，现时她在精神上已与布里格姆·扬结婚。他们坚持说，摩门教徒只是步亚伯拉罕之后尘，

上演着为路德·圣·奥古斯丁及约翰·密尔顿赞同的一种婚姻形式。而且，他们补充说，他们正实践着毫无淫欲的复数婚姻，只是为了生育目的。“上帝从未引进教主的婚姻命令，以期让男人在性欲上满足，”布里格姆·扬说，“但他以其庄严的教士身分引入，其明确目的是养育一个特别的民族。”布里格姆·扬的知己希伯·C·金博尔，娶了四十五个妻子，有六十五个孩子。一名年轻的访问作者以为他象一名“十七世纪意大利的江湖医生。”金博尔简单地概括了这个问题。“金博尔先生，坦率地说，你娶这么些老婆干什么？”，金博尔先生在一次盛大集合面前曾问自己。接着，他答道：“上帝叫我娶她们。‘干什么？’养育年轻的‘摩门教徒’——不是让女人卖淫，满足她们的肉欲，而是抚育孩子。”摩门教徒指出，由于这种毫无激情的一夫多妻制，他们消除了未婚女子的邪恶、卖淫、通奸以及外界一夫一妻制的弊端。

然而，外界非摩门教徒（摩门教徒喜欢这样所有的不信教者）的一夫一妻世界二十多年来一直处于一种义愤而又恐慌的状态，他们继续对此作出愤慨的反应。非摩门教徒坚信，摩门徒正在讨人满意的不是上帝而是他们低下的性本能。在讲述摩洛哥的一夫多妻首领的轶事里，体现了非摩门徒的态度。一名研究婚姻进化的学者爱德华·韦斯特马克博士曾陪同英国女士一行人访问了摩尔人的首领。一名英国女士问这个统治者，他的摩尔人为何不象欧洲人一样有一位妻子就心满意足了。这位首领看上去很震惊。“噢，人不能总吃一样东西吧？”他说。

非摩门徒和摩门徒对一夫多妻制的看法也不一致。理查德·F·伯顿上尉从去麦加的旅行中得到启示，参观了盐湖城，并明确对冲突作了解释：“反对摩门教的人宣称它（一夫多妻）同时是私通和通奸——一种吸入了所有制罪过的罪恶。摩门徒得意洋洋地说正是缺乏了这种猥亵与放荡才使文明世界的城市各有千秋。”

随着所有道义上的义愤及世俗的诽议，摩门一夫多妻的对立

面常常是自觉不自觉地找理由反对复数婚姻。教士们意识到对这种婚姻的号召无疑是对较早的已建立的宗教的一种威胁。商人对摩门徒的合作经济结构感到焦虑，政客对摩门徒的联合投票权惴惴不安，他们认为一夫多妻作为一种很有用的东西来达到他们更深层的目的。男性改革派大概对“拥有许多上床睡觉的性多变主义”有些妒嫉；女改革派意识到这种系统对她们的安全是一种威胁，而且为男摩门徒雄浑的事实所气愤。于是，他们便将他们的罪恶转变成道义上的抗议。犹他州的非摩门教徒，如同曾经生活在犹他或经过这儿的许多人一样，常常是以极度的德行掩饰自己的利益。

反对所谓美国佬的后宫生活运动持续了二十一年。霍勒斯·格里列在经过第一手的调查之后，这样写道：“相信我们是上帝特别的唯一的宠儿，这种信仰狂热势必给我们大多数人带来伟大的路；但是每个女人乳房的自然本能应教给她做男人的第三或第四个妻子绝不是什么夫人。”哈里雅特·比彻·斯陀恳求她的同胞们“松开残酷奴隶制的枷锁，它的链子已深入我们成千上万姊妹的心——这种奴隶制降低了女性身份及家庭的位置。”报刊出版者及冤魂作家J·H·比德尔阐述说：“犹他州的白人民居还是上千年采纳一夫多妻制的高加索种族的唯一分支。……这已显示了一种显著的快速的罪恶倾向；”范妮·斯坦豪斯的丈夫曾经为复数婚姻所诱惑但不久便悔过了，她写道：“参观者将从犹他来，并将告诉你摩门教的妇女对一夫多妻觉得幸福，因为这是他们宗教的一部分。绝不会；因为当新思想和新性情赐与犹他的妇女们和一切女人的纯洁及神圣的东西从她们的灵魂深处被粉碎时，一个独立的妇女在一夫多妻中才能真正幸福！”一位布里格姆·扬的儿媳妇曾对一夫多妻的道德约束下了定论。“如果撕下盐湖城的遮幕，”她在纽约的《时代》上说，“它将是世界上最大的妓院。”

摩门教的一夫多妻是否将盐湖城变成一座神圣的教堂或者说

妓院仍是 1873 年美国舞台争论的焦点。安娜·H·利奥诺温斯夫人的纪实小说《后宫罗曼史》的出现重新激起了争论之火，然而让这场火愈燃愈烈的却是犹他州的一位风姿绰约、痛苦不堪的年轻女士的伟大之举。

她叫安·伊丽莎·韦伯·扬，生在一个摩门徒家庭。她曾做过演员，离过婚。最为重要的是，她是布里格姆·扬的第二十七位也是最后一位夫人。1873 年夏，安·伊丽莎·扬擅自离开了她的丈夫布里格姆·扬——教主和殖民地开拓者，并向他提出离婚诉讼。最终她成功地将其投入狱中，其影响力之大，使他的教会摇摇欲坠。

安·伊丽莎·扬由于她的背信弃义和勇猛——冒着失去名声及生活的险，她坚信——后来她反对美国后宫的呼声较以往任何呼声都更加响亮，给了美国一夫多妻制最沉重的打击，一种使一夫多妻永不恢复的打击。仿佛她一下子成了一个奇迹，这个奇迹延续的不是九天或九个月而是九年。由于第二十七夫人安·伊丽莎·扬的原因，美国的后宫隐私将成为公众财产，野蛮状态下极为强盛的遗风将归因于历史的奇特与性怪癖，最终新兴的职业演讲领域将拥有第一位叫座的巨星。

* * *

1873 年 7 月 15 日，星期二，黎明时分，三辆马拉家俱搬运车停在一幢崭新的二层砖砌建筑物前。这座建筑物的设计具有哥特风格，陡峭的山墙，彩色的窗户，座落在犹他准州盐湖城索斯教堂与东二路的西南角。在这座城市醒来之前，搬运者急匆匆地几乎是偷偷摸摸地费劲地把房子里的家什倒空。

别墅，天花板高悬的客厅里，安·伊丽莎·扬惶恐地领着搬运的人穿过楼上楼下许多狭窄的房间。在说明那天清晨她的紧张心情时，安·伊丽莎这样写道：“我迅速订了计划，在这艰难时刻我找到的朋友的帮助下，趁摩门间谍还未发觉，立即将计划付诸

实施。”

早在六个月之前的大部分日子里，安·伊丽莎·扬就已卧床不起，病得很重，无法反抗她作为布里格姆·扬的第二十七夫人那种孤独的、没有爱情的、穷困潦倒的生活。那段日子J·N·威廉森医生定期来护理她，而未收取任何费用。“她忍受着女性特有病痛的折磨，”这位优秀的内科医生后来说，“这给了她许多痛苦，而且她的背也痛，简直是致命的疼痛，让她好紧张。”这位内科医生说，安·伊丽莎需要的是“护理与同情。”安·伊丽莎从她的著名的臭名昭著的丈夫那里什么也得不到，于是就指望她的朋友了。他们中有教士，有律师，有退役的将军，有新闻记者，还有几个搭伙人。他们给予了她在此次感情危机中所需要的奉劝与鼓励。最后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她使出浑身的最后解数，作出了决定：立刻从近代圣徒的修道院世界横渡到非摩门教徒的广袤的世界；逃离地球上最广为流传的后宫去呼吸一夫一妻家庭里更为自由的空气；去做布里格姆·扬的妻子中没一个干过的事情——未经他同意或在他不知晓的情况下离开他。

此时，安·伊丽莎·扬站在客厅里，望着搬家的人将她的破旧家俱搬走。尽管她近来受到病痛的煎熬，但她依然格外地年轻漂亮。二十九岁的年纪，出落得亭亭玉立，深褐色的头发松散地披在肩上，青春而有活力；深蓝色的眼睛，好看的宽鼻梁，丰盈的红嘴唇以及洁白的牙齿与她苍白的面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霎时她的脸色忧伤而甜美，然而令人窘迫的是，诡秘地一眨眼和那坚实的下巴足以证实隐藏的潜在力量。在这么一个大清早，她喜欢着一身纯黑色的长长的飘垂礼服，仿佛哀悼她第二次婚姻的四年光景。在白亚麻衬衣的领口和袖口，还有一些小饰物。绿色的领带，乌黑发亮的耳环和胸针。几天后，纽约《先驱报》的一位见到她的记者怀疑地摇头写道：“第一个念头就是教主太蠢了，把这么个美人从后宫里赶出来。”

四十分钟后，三辆搬家的车装满了。现在他们和一位拍卖商一起赶着车隆隆地离开去存放货物。说不定哪天安·伊丽莎和布里格姆·扬的家俱会卖 380 美元。但安·伊丽莎不会不满意的。“家俱几乎一文不值，因为它们破旧不堪且质量顶多够上一般，”她说，“但是我的那些朋友却花好多钱买了，以帮助这位年轻的叛教者……”

三辆搬家的车走了之后，安·伊丽莎找到了她第一次结婚所生的两个儿子中的小儿子。他叫伦纳德·洛伦佐·迪，八岁。他哥哥爱德华·韦斯利·迪，比他大一岁，早些时候送到安·伊丽莎母亲的复数家里，在盐湖城南十英里处，显然没有别的目的，只不过是换个环境度假。这时，安·伊丽莎牵着小伦纳德的手，急匆匆地离开布里格姆·扬为她建造的这座凄凉的房子。然后，去了在第三斯街卫理公会教徒的主教派教会附近的家。她的保护人，C·C 斯特拉顿牧师及夫人在那儿等候她。

安·伊丽莎在征得布里格姆·扬热情的许可后，开始接纳搭伙者的帮助支持自己。这时她才把所有的非摩门教徒或异教徒当作撒旦的后裔。此后，她在女友别墅举行的社交聚会上遇上了一位叫霍华德·索耶的异教徒，并且惊喜地发现他很友善。不久以后，在一摩门家里的另一次社交聚会上，她再次见到了霍华德·索耶。他反过来把她介绍给 C·C·斯特拉顿教士，幸运的是教士恰好在场。

在盐湖城建立之后差不多二十年的时间里，摩门教单独地控制着这一地区的居民。1865 年，一位脾气暴躁的反多配偶的军队牧师诺曼·麦克利奥德在这座城市为公理会布道。在东去募捐旅行中，麦克利奥德教士公然在国会委员会前作不利于复数婚姻的引证，因而被摩门徒警告不得返回。他很重视他们的警告，直到 1782 年才又出现在盐湖城。一位天主教士 E·凯利教父于 1866 年来到盐湖城，竭力劝他们改变宗教信仰，然而失败了。天主教

徒直至1871年才在这儿安家落户。这年，布里格姆·扬捐献了一块地和500美元，以营建天主教堂。两名基督教传教士乔治·W·富特牧师是1867年来的。布里格姆·扬几乎没反对，但传教士的工作证明是徒劳无益的，三年时间里仅有一百零一名皈依者。到了1870年，第一位卫理公会传道士G·M·佩尔斯牧师出现在这个城市，在马厩储藏饲料的顶棚上进行了他的布道。显然，他的工作有所进展。一年后，卫理公会教徒建成了一座价值五万美元的教堂，成了犹他州或盐湖城第一个非摩门徒祈祷的场所。1872年，斯特拉顿教士接管了这所教堂，尽管卫理公会教堂到1882年不过189人，但斯特拉顿很快被认为是这一地区最早的非摩门徒之一。

此刻，在摩门徒的社交集会上，斯特拉顿教士开始与布里格姆·扬的第二十七夫人攀谈起来。教士给迷住了，因为索耶告诉他可以随便提问安·伊丽莎，而且会得到“坦率和直诚”的回答。安·伊丽莎也很投入。“斯特拉顿先生是我所遇到的摩门信仰外的第一位宗教代表，”她说，“我焦急地聆听他说的每句话，希望从中找到某种光明与兴奋。”教士的话很有说服力。安·伊丽莎离开了聚会，感到——她承认——“被强烈地吸引到他和索耶先生描述的世界里。”

此后的几个星期，安·伊丽莎经受着忧郁的痛苦，对她的宗教，她的丈夫及作为后宫夫人的命运不再抱有幻想，于是“记起了斯特拉顿先生友好的话语”。她喊来一个具有同情心的搭伙，铁路工人马尔科姆·格雷厄姆，求他给斯特拉顿教士捎个信儿。这位格雷厄姆搭伙高兴地答应了。他认为安·伊丽莎受着虐待。尽管她病了，又没有吃的、药或者仆人，但格雷厄姆敢说他“从未见过所谓的布里格姆·扬到过扬夫人的房子，从未听说过他探望她。安·伊丽莎处在‘实际饿死的危险中’，格雷厄姆证实，她活下来全靠了她的搭伙人及左邻右舍的细心照料。格雷厄姆无需极

力扮演乐善好施的人。他立即带着安·伊丽莎请求拜访的口信赶去见斯特拉顿教士。

当天下午，斯特拉顿教士及夫人会见了异常激动的安·伊丽莎。“他们如此热诚地接待了我，”安·伊丽莎这样记录，“以致我的心立即跳出来向他们表示爱。我毫无保留地跟他们交谈，向他们打开我的心扉。我给他们讲了我的童年、我的宗教熏陶、我那不幸的家庭经历以及我与布里格姆扬婚后发生的所有事情。他们认真地富有同情心地聆听着。等我讲完了我的故事时，怜悯及安慰的话语充溢而出。我将永生忘不了这些话，这是曾对我讲过的最甜美的话，因为这些话帮我看到了挣脱束缚的道路。”

回到寄宿处时，安·伊丽莎看上去增添了新的勇气。她说，“我脑子里形成了一个决定，它将迅速改变我的整个生活，将给我一种新奇的活法。”安·伊丽莎越来越频繁地去拜见斯特拉顿教士。她告诉他——教士会记得——“她的心思不在摩门教上，她不过是扬教主的一位挂名妻子，住在一所隔离的房子，一点也得不到他的关心。她期望靠美国法律来获得自由。”于是，她便作出了这样的决定：离开布里格姆·扬的后宫并与他离婚。

虽然，安·伊丽莎对急着获得自由很激动，但斯特拉顿教士还是帮她更加客观地展望了她的困境与未来。他提醒她，尽管他保守也罢，她拥有“一个舒适的家”和布里格姆·扬的些微供养。假如她离开他，她将失去家及供养。况且她可能发觉自己面对甚或更糟的困难。美国法律不可能承认她的一夫多妻婚姻，要是这么干失败了，她就仅仅是一名逃亡的小妾，而且彻底赤贫。他不晓得在国会能代她立法或上帝觉得该帮助她之前继续当后宫夫人是否是一种较为明智的选择。然而，到了这个时刻，安·伊丽莎对国会和上帝都毫无耐心可言。她想立刻获得自由。在这种情况下，斯特拉顿教士说，她必须找一位“法定律师。”至于他自己，他已尽力给她描述了最冷酷的现实和挡在前面的困难。但是，她

一旦了解了这些困难，仍决心走下去，于是，他将始终坚定地站在她这边。

“法定律师”象是在神的干预下出现了，安·伊丽莎把房子腾出来，每周收三个美元。在她最新结识的搭伙人里有密苏里出生的三十一岁的阿尔伯特·黑根法官——法庭一成员及他的妻子。安·伊丽莎会得知，黑根在肯塔基被捕前是南方联邦的一名陆军上校，九年前在那儿与他的妻子相遇并结了婚。内战结束后，他举家迁到加利福尼亚的圣科鲁兹以实践采矿法，现在他决定在盐湖城寻找运气。

在黑根一家搬来后不久，安·伊丽莎和丈夫布里格姆·扬一起进行了拜访。那次拜访她发现扬极为可恶。受到伤害后，她回到寄宿处，一点也不隐藏其内心的辛酸。

“黑根夫人那和善的眼神看出了我的忧伤，”安·伊丽莎说，“因而，她马上请求我信任他们。于是，我毫无保留地彻底地把它给予了她。她让我稍等，去跟她丈夫说一声。她丈夫对我受到的待遇很愤慨，跟别的律师商量了一番。大家都同意让我控告布里格姆，要求离婚并领取赡养费。”

“黑根先生向我保证，假如不能胜诉，我就得想办法逃离摩门教生活，这将是一起具试验性的诉讼，以显示摩门徒一夫多妻制中妻子在法律中的地位如何；还有，我将随时得到外界的同情。”

面对最终抉择，安·伊丽莎犹豫了。想想她受到的是摩门教信仰的教养，她母亲对信仰那种坚定不移的虔诚以及那种敢于鲁莽地冲击这位有权的教主的可怕念头，她就拿不定主意。黑根法官告诉他，他因公必须去加利福尼亚作短期旅行，希望她会严肃考虑他的劝告，并说在他回来时得到最后决定。

黑根法官离去后，摩门教的两名监护老师在他们日常的拜访中对安·伊丽莎进行了一次礼节性的拜访。其中一位老师象是死记硬背似地说：“扬小姐，您喜欢我们教派的精神吗？”安·伊丽

莎气愤地叫喊：“不，先生，我不喜欢。”

监护老师吃了一惊，继续向安·伊丽莎布道。末了，他们请她再受一次洗礼，向她保证这次壮观的经历会使她的信仰恢复。安·伊丽莎厌恶福音派教义，同意再搞一次洗礼仪式。然而，等出现在布施殿前，她给红线带遮住了眼睛达两小时之久。最后，出于她是教主妻子的原因，她才在一伙丹麦移民跟前被接纳了。

给安·伊丽莎洗礼的仪式开始了。主持仪式的有说有笑，象是从事日常事务似的，她记得：“尽管我尽量觉得严肃并坚守信仰——这是一种无疑的失败，我向你保证。一位身材庞大腰束皮带的家伙将我领到水里，他对我咕哝了几句，就把我放到里面。我从水里被提出喘口气，推到一把椅子上。他又对我说了几句，这种滑稽的仪式就结束了。一切都在如此有条理的举动中完成了，但缺乏一种虔诚，因此我十分厌恶，不再相信摩门教及其仪式了。”

安·伊丽莎为了摆脱内心深处放弃其终生信仰所受的创伤以及避免面对黑根法官回来时必须作出的决定，比以前更加将自己忙于膳宿，好象这能解决一切。于是，她拼命地想使这种冒险获得成功。她的客房住满了，为了给增加的房客提供服务，她意识到她需要一个更大的炉子。既然这是一种必需品，她就鼓起勇气去了她丈夫布里格姆·扬的办公室。

当她开口要一个大些的炉子时，他从办公桌上抬起了头。

等她讲完后，他那阴沉的脸上显出惊异的神色。“我想你在招待伙人。”他说。

“是的，我留了，这就是我要炉子的缘故，我光靠我现有的这个不能做必要的炊事。”

布里格姆厌烦了：“如果你要一个烧饭的炉子，就自己搞好啦，我已经把你安到了一所漂亮的房子里，剩下的事必须靠你去办。我花不起这么多时间，接待这么多人，他们有点小事就来找我。”

安·伊丽莎对他的拒绝与冷淡感到闷闷不乐，决心再也不去